孔子家語疏證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子家語疏證

(一)

陳士珂輯

孔子家語疏證目錄

卷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六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禮

卷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貢問　曲禮公西赤問

計四十四篇

靳水陳士珂輯

孔子家語疏證卷一

清　蘄水陳士珂輯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制度。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禮記檀弓上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春秋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三禮義宗

定公元年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傳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粗糲。用粗糲、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杜注。相會儀也。）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春秋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春秋穀梁傳

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索隱・左傳、鄆讙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以謝過。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三都、郈、成也・費）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春秋傳）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春秋公羊傳）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賈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儒效篇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妻而淫愼潰氏奢侈驕佚魯民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新序雜事一

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鬻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初相魯。魯人謗曰。麑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麑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叢子陳士義篇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宥坐篇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彊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說苑指武篇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睘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宥坐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

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韓詩外傳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說苑政理篇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

如湯之灌雩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罝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不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利用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

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席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麾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彊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服。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徹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士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

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禮王言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

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

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同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禮記哀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

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衞。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衞。衞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行獨立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底厲廉隅。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愼敬者。人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

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蘧而趨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禮記儒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脩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

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禮記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言假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備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記禮運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焉。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彊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寃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隣。此謂聖

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行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絺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荀子哀公篇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

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隣。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同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

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某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同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鑒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

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大戴禮哀公問五義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哼哼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哼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

可通。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哼。健、貪也。詘、亂也。口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能。楊注。有讀爲又。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胷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以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公曰善。說苑尊賢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說苑指武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哀公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說苑君道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孼。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已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

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說苑敬愼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彊。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彊。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韓詩外傳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彊。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彊。兵共殺之。文子符言篇

孔子家語疏證卷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戮。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澮濼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漠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槩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

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芷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韓詩外傳九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說苑指武篇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

路曰瓦甌、陋器也。羹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魯有儉者。瓦鬲羹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羹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彊。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貴德篇

季羔爲衞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

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羔爲衞政。刖人之足。衞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與。說苑至公篇

孔子相衞。弟子子皋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衞君者。曰。尼欲作亂。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于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

公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徵夫二子之賜。某之道幾于廢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顚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大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顚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君道篇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說苑說叢篇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臣術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說苑善說篇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

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邱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邱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友。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謝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敬愼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韓詩外傳六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說苑建本篇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尚書大傳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說苑建本篇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于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郯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韓詩外傳二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觀之。而況人乎。列子說符篇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縣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吾不能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尙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于人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說苑雜言篇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王之應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無畏。說苑政理篇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取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說苑政理篇

子路治蒲。請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憂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說苑政理篇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楊注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荀子法行篇

伯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某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某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數傷浩倨者則不親

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某之所聞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吏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濃葅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下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楊注宥與右同。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荀

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

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說苑敬愼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樂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勇毅。守

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卽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文子十守篇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嵏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楊注・埤讀爲卑・倨拘必循其理。楊注・倨與倨同・拘讀爲鉤・似義。其洸洸乎不屈盡。楊注・洸讀爲滉・淈讀爲屈・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楊注・佚與逸同・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楊注・主讀爲注・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楊注・淖當爲綽・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也。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宥坐篇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尚有說也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楊注被當爲彼九當爲北蓋音盍戶扇也皆繼楊注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續也被有說邪楊注被當爲彼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宥坐篇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入。子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子道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母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某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某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

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嶓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爲方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智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篇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于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與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于言者不譖愼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

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又何加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外傳三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禮禮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于言者華也。奮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也。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懷玉。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魯哀公問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楊注。務讀爲冒。拘與句同。尚書大傳曰。古之人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篇）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玉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說苑貴德篇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衞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衞。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固。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貴德篇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

如此。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篇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于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權謀篇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

爲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詩緜毛傳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入其國者。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說苑說叢篇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有益與無益王注竊宜爲察君子所以知之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楊注號讀爲胡資衰苴杖者楊注資與齊同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某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篇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慁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同上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王注。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縮釋文本又作樔。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

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院校・子古本作女・）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釋文・嫗或作煦・）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詩巷伯毛傳）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鬬雖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鬬雖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雄雌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酈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